



白痴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耿济之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白痴

The Idiot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耿济之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 ·

白痴

The Idiot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耿济之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痴 /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译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6 (2017.8重印)
ISBN 978-7-5313-5250-1

I. ①白… II. ①陀… ②耿…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3723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鞍山市春阳美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选题策划:单瑛琪	责任编辑:张玉虹 姚宏越
媒体联络:刘 维	统筹发行:郝庆春
团 购:刘静波	印制统筹:刘 成
责任校对:陈 杰	封面设计: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杜 江	幅面尺寸:145mm × 210mm
字 数:611千字	印 张:24.25
版 次: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2次
书 号:ISBN 978-7-5313-5250-1	
定 价:5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24-23284384

目 录

第一卷

第 一 章	003
第 二 章	017
第 三 章	029
第 四 章	044
第 五 章	060
第 六 章	080
第 七 章	092
第 八 章	108
第 九 章	125
第 十 章	137
第十一章	146
第十二章	156
第十三章	168
第十四章	181
第十五章	195
第十六章	207

第二卷

第 一 章	223
第 二 章	236
第 三 章	254
第 四 章	272
第 五 章	280
第 六 章	295
第 七 章	313
第 八 章	326
第 九 章	348
第 十 章	363
第十一章	380
第十二章	397

第三卷

第 一 章	409
第 二 章	429
第 三 章	443
第 四 章	461
第 五 章	479
第 六 章	496
第 七 章	515
第 八 章	532
第 九 章	548
第 十 章	567

第四卷

第 一 章	577
第 二 章	593
第 三 章	604
第 四 章	617
第 五 章	634
第 六 章	656
第 七 章	674
第 八 章	695
第 九 章	717
第 十 章	731
第十一章	747
第十二章（尾声）	765

第一卷

DIYIJUAN

第一章

十一月底，正是融冰的时节，早晨九点钟左右，在从华沙到彼得堡的铁路上，有一趟开足马力的列车，驶近了彼得堡城。此时，天气阴湿，而且还有重雾。从车窗向外望去，铁路两旁十步以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楚。旅客中也有些是从国外回来的，只是三等车厢里比较拥挤，里面坐的全是短途乘车的小生意人。大家自然都很疲乏，经过一夜的旅程，眼皮都抬不起来了，人人都冻得发僵，脸色灰黄，好像雾的颜色一样。

在一节三等车厢里，有两位旅客，从黎明时起就对坐在窗边。这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没有带多少行李，所穿的衣服也都不讲究，面貌也很特殊，还有就是两个人都能侃。如果他们俩彼此知道自己在这时候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那么，他们对于自己在这趟从华沙到彼得堡的列车三等车厢里相互对坐的巧遇，一定会表示惊讶了。他们中间有一个身材不高，二十七岁左右，头发卷曲，颜色发黑，眼睛是灰色的，很小，但是炯炯有神。他的鼻子扁平，脸上颧骨隆起；两片薄嘴唇不时露出一种傲慢、嘲讽，甚至是恶毒的微笑；但是他的额头很高，形状也很好看，弥补了面孔下部的缺陷。在这个青年人的脸上，比较显眼的是像死人一样苍白的脸色，他的体格虽然十分强壮，但由于脸色的关系，使他的全部面貌都带有倦怠。同时，他还露出一一种极端热烈的表情，这和他那傲慢、粗暴的

微笑，以及严厉、自负的眼神都不相称。他的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小羔羊皮黑色紧领大氅，这使得他很暖和，即使是夜里也没有受冻。但他的邻人对于俄罗斯十一月潮湿的寒夜显然没有准备，所以只好浑身发抖，饱尝寒冷的滋味。他穿着一件十分肥大和厚重的斗篷，上面有一顶风帽。这件斗篷和在遥远的异邦（例如瑞士或意大利北部）的旅客们冬季常穿的斗篷一模一样。当然了，那些旅客并不打算走从埃待库宁到彼得堡这样长的路程。但是，在意大利觉得很有用，而且感到十分满意的东西，到了俄罗斯便不完全有用了。这件风帽和斗篷的主人也是一位青年，也是二十六七岁，身材比普通人高些，一头浓密的金发，脸颊内陷，疏疏落落地生着一点几乎全白的小胡子。他的一双碧眼很大，经常凝聚不动，流露出一种平静却显得沉痛的神色，充满一种奇怪的表情，有些人抬眼一看，就会猜出他患有癫痫症。但是，这个青年人的脸却是愉快的、柔嫩的、干净的，只不过缺乏血色，现在甚至冻得有些发青。他手里摇晃着一个用褪色旧绸裹着的小包袱，这大概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了。他的脚上穿着厚底皮鞋，还带有鞋罩——完全不是俄国式的。那个穿着紧领外套、生着一头黑发的邻座旅客看清了这一切，由于无事可做，于是就问起话来了。只见他带着一种冷嘲的样子，当人们对邻家的失败幸灾乐祸时，有时会表现出这样无礼、粗鲁的神情。他问：“冻僵了吧？”

说罢，耸了耸肩膀。

“冷得厉害，”邻座的人异常爽快地回答说，“您瞧，这还是融冰的日子呢。如果到了大寒，那又该怎样呢？我真没想到，咱们国家会这样冷。我现在已经不习惯了。”

“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吗？”

“是的，刚从瑞士回来。”

“哦！原来如此！……”

黑发的人打了个口哨，哈哈大笑起来。

两人于是攀谈起来。披着瑞士斗篷的金发青年在回答那个黑发邻人的所有问题时，表现出惊人的直爽；对于那些十分鲁莽、无关痛痒、毫无意味的问题，并没有任何的怀疑。他回答说，他离开俄国的确已经很久，已经有四年多了，他到国外去是为了养病，因为他患有一种奇怪的神经病，这病类似癫痫或者维多司跳舞病，有些震颤和痉挛。黑发的人听他说话时，冷笑了好几次。然后问道：“怎么样，外国医生给您治好了吗？”金发青年回答说：“不，没有治好。”黑发的人听了，笑得更加厉害。

“哇！大概花了不少钱吧？你是咱们国家的人，为什么偏偏相信外国的医生呢。”黑发的人带着讽刺的口吻说。

“这倒是真的！”一位坐在旁边的人插嘴说，这位先生穿得很差，好像是一个很冷酷的小官僚，四十来岁，体格强健，红鼻子，满脸疙瘩，“的确是那样，他们只是白白地骗取俄国的一切资源！”

“但在我这件事情上，您是不对的，”从瑞士回来的病人用平静而和蔼的声调说，“由于我不了解整个的情况，当然我不能够与您争辩；不过，我的医生却拿出他最后的钱给我做回国的路费，而且我在国外的時候，他差不多养了我两年。”

“怎么？没有人供给您钱吗？”黑发的人问。

“是的，在国外的時候，本来由帕夫利谢夫先生供给我钱，可是他在两年前去世了；后来，我写信给国内的叶潘钦将军夫人，她是我的远房亲戚，但是没有接到她的回信，所以我只好这样回来了。”

“那么，您要投奔什么地方呢？”

“您是说，我要住在哪里吗？……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呢……是这样……”

“还没有决定吗？”

两个听话的人又哈哈大笑起来。

“您的全部财产大概都在这个包袱里吧？”黑发的人问。

“我敢打赌，一定是这样，”红鼻子的官员带着扬扬得意的样子，附和着说，“他在行李里一定没有存放什么东西。不过我们还要提一下，贫穷也不是什么罪过。”

事情的确是这样，金发青年也特别爽快地马上承认了这一点。

“您的包袱总是还有一些意义的，”官员继续说，那时候他们已经笑够了（应该注意的是，最后包袱的主人 also 看着他们笑了起来，这更增加了他们的乐趣），“我们虽然可以打赌，说里面没有法国、德国以及荷兰的金币，只要看您那双外国皮鞋上的鞋罩，就可以确定这一点，但是……如果在您的包袱上再添上一个像叶潘钦将军夫人那样的亲戚，那么，这个包袱就具有另外一种意义了。当然，如果叶潘钦将军夫人果真是您的亲戚，您没有因为疏忽大意而弄错的话……人们由于粗心或者想象力太丰富，常常会发生错误的……”

“您又猜对了，”金发青年接着说，“我真是几乎弄错了，她跟我几乎没有亲戚关系。所以我当时没有得到她的回信，说实话，我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因为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了。”

“您白花了寄信的邮资。嗯……至少说，您是坦白而诚恳的，这倒值得夸奖！嗯……我认识叶潘钦将军，因为他是社会名流。在瑞士供给您生活的那位已故的帕夫利谢夫先生，如果他就是尼古拉·安德烈维奇·帕夫利谢夫的话，我也认识。姓帕夫利谢夫的有两个人，是堂兄弟。另一个至今还住在克里米亚。

至于已故的尼古拉·安德烈维奇，倒是一个很可尊敬的人，我们平日交往很多，他在世时曾有四千名农奴……”

“对，他的名字就叫作尼古拉·安德烈维奇·帕夫利谢夫。”青

年人回答以后，就以好奇的眼光不住地打量这位“万事通”先生。

在某种社会阶层内，有时会遇见，甚至常常遇见这类“万事通”先生。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们把全部智慧和才能，把经常活跃的好奇心，不可遏制地集中到一个方面。当然啦，现代的思想家一定会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缺少比较重要的人生趣味和见解的缘故。不过，所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几个字只是指着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而言，就是说：某人在什么机关服务，他认识谁，他有多少财产，在哪一省当过省长，娶什么人为妻，妻子的娘家陪送多少嫁妆，他的堂兄弟是谁，表兄弟是谁，等等，诸如此类。

这类“万事通”大半都穿着捉襟见肘的衣服，每月领十七卢布的薪俸。他们熟知底细的那些人物当然想不出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不过，他们有许多人都从这种简直和整门科学相符的知识得到充分的慰藉，达到自尊自大，甚至精神极度满足的地步。这倒真是一门富有魅力的科学。我看到一些文人学者、诗人和政治家，在这门科学里寻求而且居然达到高度的舒适生活的目的，甚至根本就靠这个起家。

在这番闲聊的整个过程中，黑发的青年都在打哈欠，毫无目的地向窗外张望，急不可耐地期待旅程快点结束。他心神不定，而且心神不定得很厉害，几乎露出惊慌的样子。他的举止有些奇怪：有时似听非听，似看非看；有时笑起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而发笑。

“请问您贵姓？……”满脸疙瘩的先生忽然对那个拿着包袱的金发青年发问。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金发青年马上很爽快地回答。

“梅什金公爵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吗？我不知道。我甚至都

没有听说过，”官员一边沉思，一边回答说，“我说的不是姓，这个姓自古以来就有，在卡拉姆辛的历史里可以而且应该找到它，我指的是您本人。真的，现在不管在什么地方都遇不到梅什金公爵族下的人了，简直是毫无踪迹。”

“那自然了！”公爵立刻回答说，“梅什金公爵一族的人，现在除了我以外，已经完全没有了。我觉得，我是梅什金家最后的一个男人。至于我父亲一辈和祖父一辈的老人，他们都是乡下的田主。

“不过，我的父亲是士官学校出身，当过陆军少尉。我不知道叶潘钦将军夫人怎么也算是梅什金公爵的一族，大概她是族里的最后一个女人了……”

“嘿嘿嘿！自己族里的最后一个女人！嘿嘿！您说得多么幽默呀！”官员嘿嘿地笑起来。

黑发的人也冷笑了一声。金发青年吃了一惊，他奇怪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相当下流的俏皮话来。

“您要知道，我是完全无心说出来的。”他终于很惊异地解释了一句。

“当然当然。”官员很愉快地迎合着说。

“公爵，您在国外跟大学教授学过科学吗？”黑发的人突然问。

“是的……学过……”

“我可从来没有求过学。”

“我也只是学了一星半点罢了，”公爵补充说，几乎带着道歉的口气，“我因为有病，他们认为我不能按部就班地求学。”

“您认识罗戈任家的人吗？”黑发的人快嘴问道。

“不，我完全不认识。我在俄国认识的人很少。您姓罗戈任吗？”

“是的，我姓罗戈任，名叫帕尔芬。”

“帕尔芬吗？不就是那个罗戈任家的人吗……”官员特别郑重

地说。

“是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黑发的人带着很无礼的急躁样子，连忙打断官员的话。不过，他连一次也没有拿满脸疙瘩的官员当回事，一开始就只对公爵一个人说话。

“但是……这是怎么回事呢？”官员惊讶得发呆了，他的眼睛几乎要瞪了出来。他的整个面孔立刻露出一種崇拜和谄媚，甚至畏惧的神情。“您就是那位世袭荣誉公民谢敏·帕尔芬诺维奇·罗戈任的少爷吗？他不是在一个月以前就去世，而且还留下二百五十万卢布的遗产吗？”

“你怎么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万卢布的遗产呢？”黑发的人打断他的话，这回连向官员望也不屑于望一眼，“您瞧！（他向公爵使了个眼色，指着官员说）他们马上钻营上来，这对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我的父亲的确是死了，我过了一个月才回家奔丧；我是从普斯科夫来的，几乎连一双皮鞋都没有。我的浑蛋兄弟，还有我的母亲，既不给我寄钱，也不通知我一声！简直像对待狗一样！我在普斯科夫害了热病，整整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现在您一下子可以拿到一百多万卢布啦。这还是最少的估计呢，我的老天爷！”官员摆着双手。

“请问，这与你有什么相干！”罗戈任又很恼怒地、恶狠狠地冲他点头，“哪怕你就头朝下在我面前走路，我也不给你一个戈比^①。”

“我一定这样走，我一定这样走。”

“你瞧！哪怕你跳一星期的舞，我也绝不给你，绝不给你！”

“你不给就不给吧，我本来就该这样做；你不给就不给吧，我还是要跳舞。我就是把老婆孩子都扔掉，也要在你的面前跳舞。我应

① 戈比：俄罗斯等国的辅助货币。1卢布=100戈比。

该对你表示敬意，我应该对你表示敬意！”

“去你的吧！”黑发的人吐了一口唾沫。“五个星期以前我也像您一样，”他对公爵说，“拿着一个小包袱，离开父亲，跑到普斯科夫的婶婶那里；我在那里害热病，躺下来了。当我不在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得了急病，一口气上不来噎死了。给死者一个永恒的遗念吧！不过，他当时几乎活活要把我打死！您信不信，公爵，这是真的！当时我如果不逃走，他就会一下子把我打死了。”

“您做了什么事情使他生气？”公爵问，带着一种特别好奇的神情仔细打量穿皮大氅的百万富翁。公爵虽然觉得万贯家产和承袭遗产确有可以注目的地方，不过，他感到兴味而且惊讶的却还有别的东西。不知为什么，罗戈任特别乐意跟公爵攀谈。不过他所以想对谈，多半是由于肉体上的需要，而不是由于精神上的需要；多半是由于心神不宁，而不是由于为人坦率。他由于心里忐忑不安，心惊意乱，所以总想看看什么人，讲讲什么事。他觉得自己至今还害热病，至少是在发烧。至于那个官员，只是死盯着罗戈任，连大气都不敢出；他倾听着，掂量着罗戈任的每一句话，仿佛寻觅金刚钻似的。

“他的确是生气了，而且他的恼怒也许有道理，”罗戈任回答说，“但是我的兄弟对我可太坏了。我不能责难母亲，因为她是个老太太，读《殉教传》^①，和其他的老太太坐在一起闲聊。我的兄弟仙卡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当时为什么不来通知我呢？我明白他的鬼心思！不错，我当时的确病得昏迷不醒。听人家说，家里拍电报来了。但是，那电报是打给我婶婶的。她在那里守寡十三年，从早到晚跟那些疯僧鬼混。她不是一个正派的修女，比修女糟糕多啦。她

① 《殉教传》：关于圣徒的宗教传说集。——译者注

接到电报以后十分害怕，没有拆开，就把电报送到警察局去，那封电报至今还留在那里。只有郭涅夫，瓦西里·瓦西里奇，很帮我的忙，他把一切情形都写信告诉我了。有一天夜里，我的兄弟把我父亲的锦缎棺罩上的金璎珞割下来了，说道：‘它们值多少钱啊！’为了这一桩事情，只要我愿意的话，就可以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因为这是亵渎圣物。喂，你这个稻草人！”他向官员说，“在法律上，亵渎圣物有什么罪？”

“亵渎圣物！亵渎圣物！”官员立刻随声附和。

“犯了这种罪，是不是该充军西伯利亚？”

“充军西伯利亚！充军西伯利亚！立刻送到西伯利亚去！”

“他们以为我还在那里生病呢，”罗戈任又对公爵说，“但是我不声不响地，悄悄地带着病上了火车，回家了。小兄弟谢敏·谢敏诺维奇，你给我开门吧！我知道他对我那去世的父亲说过我的坏话。不过，我当时的确为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把父亲惹恼，这是实在的。这是我一个人做的事。我做错了。”

“为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吗？”官员谄媚地说，似乎在那里考虑什么事情。

“你不会知道她！”罗戈任不耐烦地对他喊道。

“我知道！”官员带着胜利的口吻回答说。

“又来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有的是呢！我对你说，你真是无耻的家伙！我早就知道，一定有这种家伙立刻来纠缠的！”他继续对公爵说。

“也许我知道哇！”官员坐立不安了，“我列别杰夫是知道的！大人，您现在责备我，但是如果我拿出证据来呢？又该怎样？说起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您的老太爷就是为了她要用狼木杖教训您一顿。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姓巴拉什科娃，也算是个贵族小姐、公